

我門的節江

葉 歌



人間詩集

八

人問詩集

我問的詩

蕭野著

人問書屋

刊行

人問
詩集

我問的詩集

• 版權有 •

著者：蕭

野

出版者：人間書局

香港堅道衛城道十二號

印刷者：嘉華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德輔道西三〇八號

基本定價：港幣一元五角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初版

目錄

說服·····	一
碉堡上·····	六
劫後鄉村·····	二一
田地復活了·····	二九
給戰死者P.同志·····	三〇
歡歌·····	四二
初升的太陽·····	五六
好笑的夢·····	五八
我爲甚麼參加游擊隊呢·····	六三

一朵紅花的凋落……………七二

地雷戰……………八三

說服

春雨落着……

我們圍着一堆火，

烤乾濕漉漉的衣服。

同志們不知從那兒得來的消息，

說爲了作戰的靈活運動，

非戰鬥員要暫時疏散。

於是，一些同志

不滿的噪嚷：

「我是被追捕的，」

「我是逃獄的，」

「我是偷家庭的槍出來的，」

「我是帶着嫁資出來喲，」

「戰鬥可以學習，」

「槍不够分配，」

「鋤頭也是武器，」

「爲了生存，爲了戰鬥

我們不能離開隊伍。」

……

吃過稀飯，

我們圍着一盞燈火

開會了。

×代表分析了

國內外形勢；

他說我們的隊伍剛建立，

我們還沒有根據地，

前面是敵軍，

後面是頑軍，

非戰鬥員這樣多，

這是隊伍的包袱；

經濟也難支持，

我們底配備十分低劣；

我們底隊伍必須靈活的戰鬥，

因此，非戰鬥員

應該分配到農村去做民運工作。

不是叫同志們回家去呀！

這和作戰同等重要……

×代表鎮靜懇切的

大道理，

把同志們征服了；

同志們流着感動的眼淚，

靜默着，

聽屋外的夜雨

沙沙的響……

碉堡上

頑軍底機關槍

停止了，

像暴風雨後

一刻死靜。

政治指導員

打擺子的

貧血的臉

更加青黑；

一對戰鬥的

牡牛的大眼，

鎮定而忿怒的

閃着迫人的光芒。

中隊長衝散了，

他担任着

指揮作戰，

他斬釘截鐵的

下命令：

「把門堵起來！」

我們在碉堡上，

像猴子一樣

溜下來，

把幾個沉重的磨，

牢牢地

擋住

門！

政治指導員

煽動：

「同志們，

我們被包圍了，

生死的戰鬥

就在目前！

人民底戰上

沒有投降，

艱險

就是考驗；

來一個

打一個。

最後

用手榴彈，

讓敵人

和我們

同歸死亡！」

大革命時代

遺下來的

浴血的碉堡，

充滿着

激戰前

緊張

嚴肅

和靜默……

時間

好像停止了，

我們等待着

殘酷的戰鬥！

可是

依然

靜默

靜默……

好難受的

靜默啊！

盧同志

性急的

叫着：

「指導員，

敵人

大概在生卵，

讓我

到上面

看他們底卵

生出來了沒有……」

政治指導員

微笑着，

沉默了一會，

點點頭。

盧同志

像一隻熊，

爬到碉堡底上面，

盛夏底風，

冷水一樣

潑着他；

他像洗了一個冷水澡，

感到輕鬆與解放。

他從槍眼

東西偵察，

青青的稻田

被風掀起了波浪；

荔枝林在陽光下

閃着綠光。

他一對獵狗的眼，

搜索不到一個敵人。

他站起來了，

自由張望。

就在這一剎那，

飛來兩顆子彈，

他啊！

掙扎着

倒下了！

子彈

穿過他底頸項！

抽噎着，

呻吟着，

像一隻被殺的公雞，

喉嚨底傷口

湧出鮮紅的血……

撲，撲，撲……

頑軍底機關槍

暴怒着……

「給盧同志

一顆子彈！」

政治指導員

反對，

「不！

子彈

要換敵人底命！

用手巾

勒！

又是討厭的

靜默……

我們聽見

殺豬的聲音，

鷄飛鳴的聲音……

孩子哭着，

大吠着……

中國法西斯

比日本仔

更殘酷的

洗劫着鄉村。

敵人

爭着

「發洋財」了。

我們

等待的

戰鬥

沒有到來。

暮靄

降落在鄉村，

夜

像烏賊吐出來的黑汁

掩護着。

我們

十幾個被包圍的同志，

神不知

鬼不覺，

偷越敵人底峭崗，

像泥鰍一樣

爬過稻田，

衝出

敵人底封鎖綫。

劫後鄉村

被焚燬的屋子

崩塌着，

張着焦黃的

仇恨的牙齒。

池塘浮着焦黑的樑柱，

和被火啃去一角的木箱。

村子空着，

沒有犬吠，

沒有鷄鳴，

路上

有紫色的血……

我們隊伍

住過的一列屋子，

靜靜的蹲伏着；

主人那兒去了？

鐵鎖頭

看守着門口。

我們把背包

放下，

坐在石板上

歛息。

山腰的石洞

有人走下……

從蘆荇中

跳出來的，

是農抗會的同志。

「我們

以爲是老鼠軍呢！」（註一）

躲在山上的
都下來了。

農抗會的同志

遞出他們底桿烟；

「同志們，

別說他們槍馬好，

我們在山上

放了幾槍，

嚇得他們老鼠一樣

亂竄着……」

他們歡喜地

笑着，叫着……

「回來呀，

是我們底同志！」

松林下，

稻草堆里，

有農婦鑽出來；

翻開稻草，

拿出衣箱和棉被……

老太婆

見了我們，

就委屈的哭着；

拉着我們

指着被槍托

打爛的櫥子，

「這是碎屍打的，（註一）

來不及帶走的

都被搶了！」

「米給他們

倒去燒飯，

豬，雞

給他們殺光！」

「黃牛啊，

給他們拉走了！

叫我們怎麼能够耕種呢？

叫我們怎麼能够活呢？

天怎麼容這些強盜作孽呢？

同志兄呀！

同志姊呀！（註三）

你們再不離開這兒了……」

她揩着淚水

摸出一壺熱茶……

(註一)頑軍隊老兇一樣可惡和平污，故廣東解放區民眾都嘲頑軍為老兇軍。

(註二)「碎屍」是廣東潮汕一帶的罵人方言，形容恨入骨髓，死後連屍體都應該粉碎。這兒指的是頑軍。

(註三)廣東潮汕解放區的民眾(尤其是婦女)稱男游擊隊員為同志兄，稱女游擊隊員為同志姊，表示親暱的意思。

田地復活了

敵軍退了，

死去的田地

應該復活了。

今天

我叫醒你，

敲醒你，

被糟蹋的田地啊！

我拿着鋤頭又來了……

給戰死者P同志

同志們靜默着……

醫務所底主任，

暗着臉，

嘶着聲，

述說你底死：

當我們

給頭軍

以忿怒的回擊！

我們底隊伍

像潮水一般

捲過去，

把敵人

佔據的碉堡

團團圍住；

同志們喊着：

「衝！

繳敵人底機關槍！」

像突來的風暴，

衝殺的聲音，

手榴彈和機關槍

破天裂地的爆响！

碉堡的前面

是一片無可掩蔽的曠野，

敵人以傾盆的火雨

頑抗着……

我們靜伏在龍眼樹下，

在槍聲停息的時候，

你像一支火箭

射進了曠野，

左手一揚，

嚷着：

「衝！」

同志們像開了閘的水

撲過去，

敵人的火雨

淋下來……

你像一棵被雷劈斃的樹

倒下了！

血管被截斷，

像扭開了水龍頭；

血在奔湧……

你像產婦

流了過多的血

慘白着……

毒熱的天，

好像要把人燒成屍灰。

看護給你搗風，

醫生給你打針，

醫務所底工作人員

日夜爲你奔勞；

同志，

只要你活！

爲了你能安靜，

你底愛人

沒有來看你；

她給你一封熱情的慰勞信，

她給你送來新鮮的雞蛋，

她給你送來一束野花。

你底父親來看你，
他激動的對你說：

「革命，
需要忍耐着痛苦。

走路不小心，

踢傷了趾頭，

感到痛苦；

何況敵人毒辣的子彈……」

你伸出一個大拇指，

感動的掛着淚水，

艱苦的說出一句話：

「好父親！」

當你底呼吸急促，

當你底濃痰湧塞，

你和痛苦鬥爭着，

你和死亡鬥爭着啊！

你咬緊牙關，

你捏緊拳頭。

敵人還沒有消滅，

壞蛋還沒有肅清；

你底任務還沒有完啊！

你還有許多事要做啊！

但是，同志，

你已經不能活了！

醫生對你說：

「你好好安息吧！

你底任務

有我們千千万萬的同志

在繼續完成！……」

你底弟弟趕到時，

你已經逝世了；

他哭不出來的說：

「哥哥，

我一定替你報仇！」

他昏倒了……

同志，

在戰事非常緊張的時候

你死了！

夜

披着月白的喪衣，

夜鳴蟲

奏着悲忿的葬曲；

同志們用眼淚埋葬你！

在我們底隊伍，

你是一個帶筆、帶刀

也是帶槍的戰士；

你能寫文章，

你能刻木刻，

你能拿槍打敵人；

現在，你倒下了，

在中國法西斯底槍前倒下了！

同志，

我底詩

是一束哭泣的山花，

在這未明的中國

獻給你！

一九四五年七月

歡 歌

同志們，

喝吧，

盡量的喝吧！

粗大的碗

拿起來。

雙蒸好香，

豬肉好肥，

鷄肉好嫩，

花生好脆，

都是民衆送來的；

像母親送給她底兒子。

敬酒，

猜拳……

聽啊，

山巒歡聲響應，

風在松林

彈奏樂曲。

綠的草地

是我們底宴席。

喝吧，

快樂的喝吧！

難道我們

一輩子都苦嗎？

難道我們

不應該嘗一嘗快樂嗎？

我們不是好久

沒有一片肉進口了嗎？

酒

更是特別稀罕。

喝吧，

盡情的喝吧！

我們辛苦的戰鬥。

我們是拿着土槍

戰勝頑軍的；

我們憑着勇敢

打敗殘暴。

我們怎麼

不痛快的喝呢？

我們轟轟烈烈

打了一個勝仗；

封建法西斯，

在我們面前潰敗……

喝吧，

同志，

爲民主起義的

河山部底同志！

你們給獨裁者一個打擊；

你們舉起反內戰的旗幟，

你們勇敢地

站到人民這方面來了。

喝吧，

喝吧，

我們從來

沒有這樣快樂。

我底身體

多溫暖啊，

我底身體

多輕飄啊，

我要飛起來了；

我要飛到

海藍色的天上

去請月亮

和星星

下來同宴。

同志們啊，

我同你們

一樣漂亮嗎？

酣紅的面頰

像山坡的映山紅；

朦朧的眼睛

像山谷剛黎明。

我們比平常

更美麗了，

一點不用裝飾。

我們比平常

更自由了，

一點沒有拘謹。

我們比平常

更熱情了，

我們在歡笑中

淌滴淚水。

我們比平常

更豪放了，

我們是民主底戰士。

我們比平常

更大胆了，

我們敢說平常不敢說的話。

同志們啊，

我快樂地

陶醉在民衆中了，

看啊，

好多

好多的民衆，

都來了啊！

從草場的邊緣，

蟻羣一樣蠕動着……

拿紅旗的，

不是要來獻旗嗎？

拿樂器的，

不是要來奏樂嗎？

我要跳起來啊，

我要跳起舞來啊！

我像山花間的野蜜蜂。

啊！

同志們都舞起來了，

駁亮把底紅色流蘇

揚動着，

像旋風中

一陣亂花……

女同志們

圓滑而又香甜的歌

响動了……

男同志們，

競賽吧，

我們也來一個。

這里

那里，

一片歌海。

大地這樣雪白，

像銀的。

靈魂這樣純潔，

像水晶的。

窮苦的隊伍

是美麗的。

苦難的人

是善良的。

舞動着，

歌唱着……

同志們呀，

大地

顛抖着，

搖擺着……

山嶺在動！

村子在動！

小溪在動！

大地要翻身啊！

被壓迫了幾千年的人民

要站起來啊！

初升的太陽

昨天

沒有太陽，

今天

民主政府

就是我們底太陽。

我們獻出槍，

我們繳公糧；

韓江縱隊

保衛我們底家鄉。

一九四五年七月街頭詩

好笑的夢

太陽很好，

曠場像一盆火。

同志們晒着太陽捉虱子，

有的讀着輝煌的書本，

有的躺在草地

默默在寫東西，

有的埋頭

在清洗槍機。

忽然，幾位同志

帶來一位生客，

一位同志對我說：

「他是毛澤東主席！」

我不信我底耳朵，

我驚奇的看他——

五十歲的樣子，

身體好結實，

鬚鬚剛刮過的，

紫銅色的臉孔，

嘴脣和下巴

是藍色的，

眼睛像兩朵星星，

閃耀着溫和而亮麗的光芒；

他時時微笑着。

我們在一個靜穆的梅林，

我有許多話要說出來，

但不知如何說起；

我問着：

「南方好嗎？」

「南方好。」

「可是老K太反動！」

他祇是微笑。

「我剛來的時候，

一個村子的民衆迎接着；

把我帶到村裏去，

關在一個房子里，

他們說，要秘密，

不要給老鼠軍知道……」

他說着，笑着。

他從我底手里

拿去一冊詩集，

像很好的詩友一樣

他朗誦着普式庚底詩……

忽然銀鷄叫着，

我醒來！

小鬼正在催人起身，

我望着壁上毛主席的畫像；

回味着

好笑的夢。

我爲甚麼參加游擊隊呢

——阿堅底話

同志，

我爲什麼參加游擊隊呢？

一個黃昏，

十二月的風

冷啊！

我從凍結的田地歸來，

踏進黑漆漆的家，

一隻魔手

抓住我胸前的破棉襖，

一個一八六底兵！

我被帶到駐軍的祠堂里，

菜油燈啊，

我底心啊，

在黑暗中，

在寒風中，

跳動！

心裡想着，

從那兒飛來的禍呢？

連長在抽煙，

睜細着眼睛，

旁邊

忽然飛過一串熟識的聲音：

「他來了，

我底槍

就是他賣給我的。

我沒有犯法，

我沒有偷你們的……」

我定睛一看，

原來是黃大班；

他像一段木頭，

被綁在石柱上。

「阿堅，

你偷我們底槍！」

像一顆炸彈

爆炸着。

「沒有！」

「黃大班就是證據。」

「我底槍

是一個兵賣給我的。

當人家說，

日本仔來了，

日本仔來了，

你們走了，

我們都關門躲起來了，

日本仔底機關槍

像炒豆一樣響了。

那個時候喲

我們躲在稻草間裏，

發抖着，

打顫着牙齒。

天啊，

災難無可避免的降臨了

門板被撞得碰農碰農的響了。

『開門呀！

開門呀！

我是一八六底士兵。』

誰敢打開災難的門？

「開吧，

做做好事，

救救我底命！」

他像一個呼救的小孩子。

我從窗口偷窺着，

真的

是我們自己底兵，

掉隊的兵啊！

碰着敵人不是太危險了嗎？

我被敲開了同情的門。

他自己脫下軍服，

我給他一套破唐裝；

他要把槍賣給我，

我怎麼敢要呢？

我沒有錢，

槍是禍根子！

他懇求着，

他威嚇着；

我底心是泥做的，

容易溶解啊！

我終於拿一點錢給他，

他一溜烟跑掉了，

這是我底槍的來源啊。」

可是

我被監禁一個星期。

不會打敵人

只管壓迫老百姓的軍閥，

硬說槍是我偷的。

我僅有的五分地，

變賣一萬塊錢；

送給他們喝茶，

我才放了出來的。

同志，

不幹起來，

我們永遠是奴隸；

現在是我們翻身的日子。

一朵紅花的凋落

戰鬥的檢討會，

在雨後的橄欖林

結束了。

我在忿怒的湖旁，

聽見你在這個戰役

倒下了，

你勇敢的戰士啊！

你無名的詩人啊！

我底眼睛

模糊了：

南山

擰起了眉峯：

溯流

奔瀉着淚水……

我怎麼能够抹去

你活着的影子？

悲哀使我

沉浸在時間過去的河流，

當人民燃燒着，

開區選舉會的時候，

因為工作過於勞頓，

你病倒了；

你多氣憤啊，

病魔抓着你

不讓你參加

民主誕生的典禮。

你病後的一個深夜，

同志們都熟睡了，

一個靜穆而美麗的夜啊！

潮濕的廟房，

祇有你我；

對着一粒跳動的燈火，

對着黑暗的光明，

你裸開靈魂，

你撥動心弦，

你中過

『文藝工作者

不必參加實際工作的

毒。

你犯過

小資產階級的自由與

散漫。

你說

今天

進了光明的門，

投入戰鬥的海；

讓戰火來沐浴靈魂。

你說着，

感動的淚水

掉落在燈前。

你熱情而又莊重的

握緊拳頭，

向着真理宣誓……

你在昏黃的燈下，

背着一支土槍，

領導一個小隊；

你生疏

而又乾澀的口令，

引起同志們底哄笑。

猛烈的內戰

爆發着……

頭軍底機關槍

像夏天的暴雨……

我們

守住山頭，

用拙劣的土槍

勇敢的

回擊……

天紅！

山紅！

金色的雨雹

飛向你！

打中你！

你紅色的花朵

就這樣凋落！

你

民主底戰士啊！

你

光明之子啊！

你

蛾啊！

火葬你啊！

法西斯們笑着，

我們哭着。

民主的誕生，

分娩的痛苦，

生產的血！

我蘸你底血，

寫催生的歌。

戈華，

歸來啊！

『軍中文藝』

要你底稿子，

街頭

要你底詩，

槍

要你這個戰士！

地雷戰

我們伏在

石頭的後面，

瞪大眼睛，

注視

從山坡

爬上來的

大隊敵人。

「轟！轟！轟！……」

我們

埋伏的地雷，

震天動地的

响了！

火焰

淹沒了

敵人底隊伍。

敵人底

機關，步槍，

掉在路旁……

隊長

吼喊着：

「衝鋒！」

我們底隊伍

像瀑布……

「達！達！達！……」

敵人底機關槍

掃射着……

衝在前面的

李全志

掛彩了！

我們

甩去

手榴彈！

槍聲死靜。

同志們

海浪般

撲過去……

受傷的

李同志，

咬緊牙關

痛苦的

笑着。

他用食指

蘸着血，

寫在大腿上

四個紅字：

「民主勝利！」

